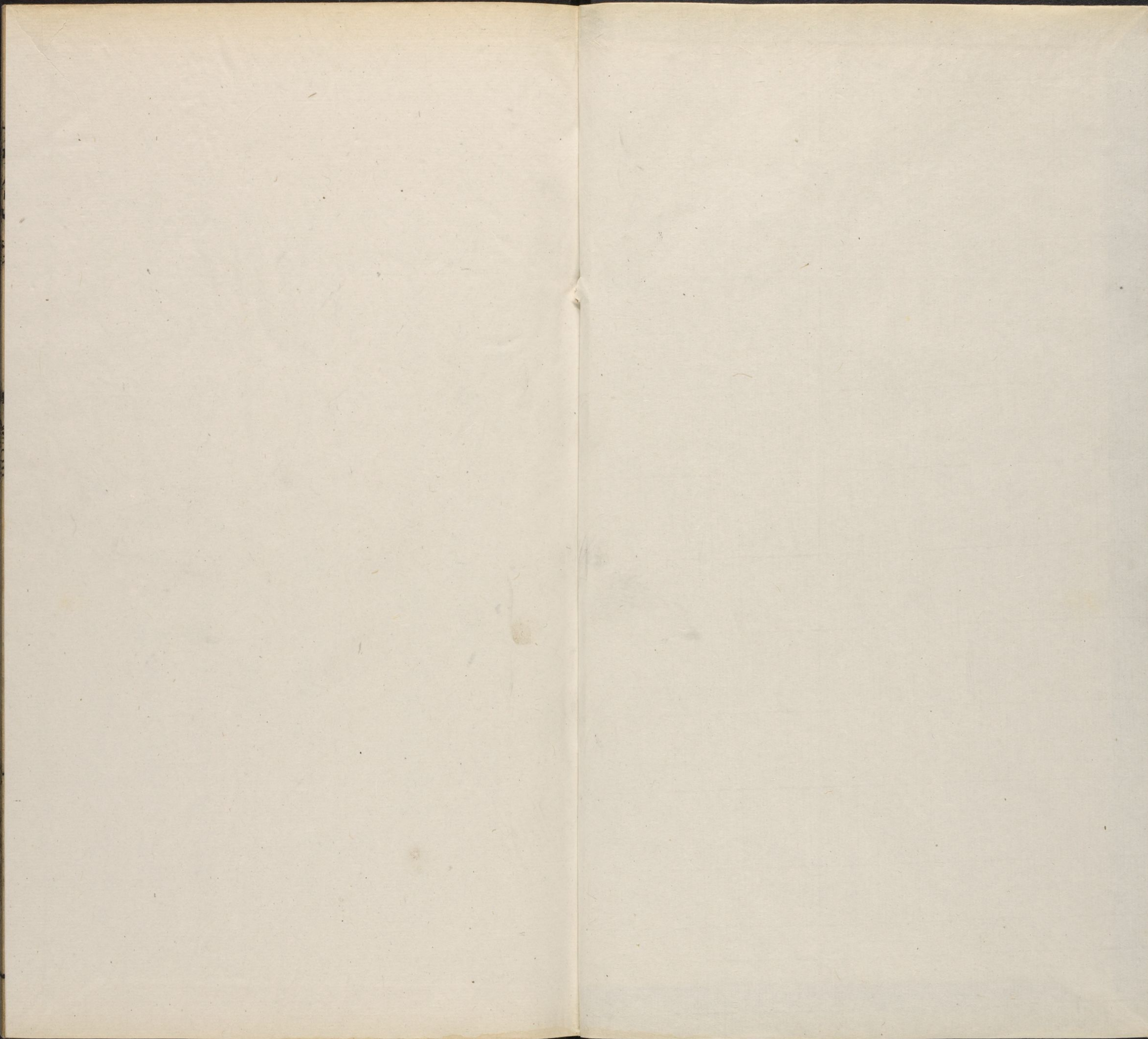


T 5238.07/1922

5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EP 23 1922



新編... 公先... 精... 三... 卷... 東... 元... 長... 鄉... 編... 者

人之... 欲... 如... 之... 有... 人... 生... 而... 情... 欲... 有... 不... 願... 其... 先... 者... 道... 也

有... 是... 若... 夫... 九... 也... 使... 人... 下... 之... 人... 皆... 不... 好... 色... 皆... 不... 怨... 道... 也

夫... 道... 之... 人... 之... 心... 亦... 有... 好... 色... 之... 心... 亦... 有... 怨... 道... 之... 心... 亦... 有... 怨... 道... 之... 心

新刊陳眉公先生精選古論大觀三卷

哈佛大學
圖書館
藏

華亭陳繼儒仲醇甫選

婁東吳震元長卿甫編次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如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
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
以有怨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
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
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
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

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
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
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
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
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
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
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
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
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

禁人之好色而至于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于叛患生死
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
人之道嚴於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
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
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
色而不至於淫怨也小雅悲傷詭譎而君臣之情率不忍去怨
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
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
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訊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

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人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于易達而有易焉窮于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疆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

詳

詩論

蘇軾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為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彊牽合以為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為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為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為作也夫

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
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
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
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為其
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
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
此者皆興也而志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

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
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為是
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
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
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
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
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
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

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彊
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
勞矣

詩本末論

鄭 樵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
自有詩則得列于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于本國而上
繫于函函太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
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也不列于
雅而寓于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
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抑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
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
之唐鄭夫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以來其

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柰何應之曰吾之于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于口道其哀樂喜怒于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大師播之于樂于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而比次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采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禮樂之壞于是正其雅頌刪其繁重列于

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已學其于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于此或繫于彼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

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
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
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
將闕之况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可疑也考之諸
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
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
頗為衆說汨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汨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
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
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

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于太師矣今夫學詩
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
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也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也

詩賦叙論

班固

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
知深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
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
肖而觀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也春秋之後周道寢
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
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
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
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人用賦也則賈誼登
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於是
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
薄厚云序詩賦為五種

詩序乖亂論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
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為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
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
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
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為出于子夏妄
者又直以為聖人知求其義又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
讀詩即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
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于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出不可與

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為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于周之南得之則為周南採詩于召之南得之則為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于地得其詩故以為名二南之義蓋出于此彼序詩者乃以閔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既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為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為王者在召南則以為諸侯太

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為后妃在召南則以為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為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于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為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床帳進御之次序既云雖君所有裯亦當

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于此豈不貽有言者之笑汝墳
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
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既曰
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鬼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有強暴之男
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
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妣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
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有無感我愧無使
龐吠之語序于此為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
無禮委曲諱護亦以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而

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唐游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
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
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
嫁于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為西周之詩
于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
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
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嬖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
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
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

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
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
白為黑于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
壞于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為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
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于王黍離而列之于
此乎曰為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于召南所得
之詩而列于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備無
詩序後世知詩為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

聖人刪詩不為之序非不能為之也正使學者深惟其義而後
可以自得詩人之意不若易春秋之微妙學者能深思之不待
序而自明亦如春秋不待傳亦自得也不幸漢儒之陋一冠之
以序詩始無傳焉且彼又烏有據哉不過多據左氏之說爾左
氏亦自誣妄不足信以妄傳妄反可信乎其他無可據者又只
于詩中求之如見小星之實命不同則云知其命有貴賤見何
彼穠矣云曷不肅雍則云以成肅雍之德淺陋之見止如此他
何所見乎嗚呼齊女文姜嫁于魯鳥獸之行終以弑夫滅國春
秋屢書為戒萬世彼則刺鄭忽云齊女賢而不娶齊桓公之

正譏其無救衛之功惟書城楚丘以譏之彼則云齊桓公攘夷
狄而封之國人思厚報之若此之類背理亂教為甚世人乃酷
信之詩烏得而不亡乎然此無他學者不深于春秋故詩義無
自而見詩序無由知其謬也

詩序非止于一人論

章俊卿

以詩序為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為衛敬仲所
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殺亂知其非出于
一人之手也何者史記作于司馬氏而日者等傳褚先生實補
之漢史作于班固而古今人表曹大家實續之然則詩序之作
謂專出于一人可乎姑試論之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
見于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至亡國之音哀以
思其民困則見于戴經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于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見于戴記之緇衣文公不能使高克將
兵而禦狄于境則見于春秋之左氏傳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
于周之太師以郡為首則見于左氏之國語持辭引援徃徃雜
出傳記之文而謂一人為之可乎若以沈重之言為子夏所作
未必非敬仲若以范曄之言為敬仲所作則未必非子夏然則
詩序果作之誰乎昔昌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
非子夏所作實出于漢之諸儒也

詩時世論

鄭樵

按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邦周
召之邑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
已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
天下陳其詩以屬太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
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于詩
義皆不合而其為說者又自相牴牾所謂被二公之德教者是
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
篇闕睢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爰采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

采芣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妣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夫人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標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太妣之事其餘三篇其崇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穠矣乃武王時之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皆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妣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太妣之事

其德教自家國刑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頌爾豈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太妣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為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為文王賢人之化者為太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為鄭學者又自相牴牾矣今詩之序曰閔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于閔睢鵲巢所述一太妣爾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

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詩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群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于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其傳。故于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詩為風、為雅、為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于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以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說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

其意不類，蓋嘗以哀傷為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為周衰之作，近是矣。周之為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蟲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為稱述，遂以關雎為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太姒始。故于衆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與騶虞之瑞，亦以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

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
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閔睢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
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
馬遷之于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未遠其為說必有
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閔睢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
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怒而
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
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
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

也猶文王之為文王武王之為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
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為
成此王功不敢康寧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
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
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為
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為武王也據詩之
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
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
亦皆以為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

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為成王康王則于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而閔睢之作取其近似者焉蓋其說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于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予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

得與毛鄭之說並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序草木類兼詩聲論

鄭樵

學者皆操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為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一部論語言他書不過一再惟詩則言之又言凡十二度言焉門弟子有能學詩者則深喜之子貢子夏在孔門未為高弟至于論詩則與之至子夏又發啟予之嘆者深嘉之也夫樂之本在詩

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初亦不達聲至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
質正于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
得其所此言詩為樂之本而雅頌為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
闕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闕睢樂而不
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
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為傷惟闕睢之聲和而平樂者聞
之而樂其樂不至于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于傷此闕睢
所以為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衛宏序
詩以樂為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

哀傷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闕睢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
之序詩于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
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也于二南則曰周為河洛召為岐雍河洛之
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于此
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為作詩之
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于王黍離豳七月則曰王為王城
東周之地豳為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
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臣之序詩專為聲歌欲以明仲尼之

正樂臣之釋詩深究鳥獸草木之名欲以明仲尼教小子之意然西漢之言詩者惟儒生論議不論聲而聲歌之妙猶傳于瞽史經董卓赤眉之亂禮樂淪亡殆盡魏人得漢雅樂卽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而已太和之末又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絕矣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

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若曰閔閔睢鳩在河之洲不識睢鳩則安知河洲之趣與閔閔之聲乎凡雁鶩之類其喙扁者則其聲閔閔雞雉之類其喙銳者則其聲鷦鷯此天籟也睢鳩之喙似鳧雁故其聲如是又得水邊之趣也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萍不識鹿則安知食萍之趣與呦呦之聲乎凡牛羊之屬有角無齒者則其聲呦呦駝馬之屬有齒無角者則其聲蕭蕭此亦天籟也鹿之喙似牛羊故其聲如是又得萋蒿之趣也使不識鳥獸之情狀則安知詩人閔閔呦呦之興乎若曰有敦瓜苦蒸在栗薪者謂瓜苦引蔓于籬落間而有敦然之繫焉若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者謂桑葉最茂雖未落之時而有沃若之澤使不識草木之精神則安知詩人敦然沃若之興乎陸機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為此患為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機本

無此學但加採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機之後未有以此
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為名物之宗然孫瑒郭璞所得既希張揖
孫憲所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不知
詩書之旨二者無由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學不傳惟草木一
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真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
經有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
故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而之臣少好讀書無涉世
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結茅夾淙山中與田夫野老往來與
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植皆欲究其情性于是取陶隱居

之書復益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
之真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蟲草木畧
為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實覺也夫物之難明者
為其名之難明也名之難明者謂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
之言亦自差別是以此書尤詳其名焉

小雅周之衰論

蘇軾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為詳蓋其道始于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于諸侯者在乎王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為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

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
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
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
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
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
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譏而不亂當周之衰
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
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

書論

蘇洵

風俗之變聖人為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
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
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
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
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
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
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
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

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肖就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

八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為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為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既已為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

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為天下之民以我為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已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噐々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既又惧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噐々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為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耳吁亦既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絕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為天子久矣如此

乎民之欲我遠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為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書論

蘇軾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々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為如此而後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

詰其是非愚始讀而疑之以為近於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得已之意其事既成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以為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嘆唯諾於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辨以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恠者及至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唯其天下既安君民之勢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為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莫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夫誰敢不聽從而

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與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不悅盤庚為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於今今不承於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既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為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為故無所求於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于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為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

之所以為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
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
覆而論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
嗚呼此王霸之所為不同也歟

禹貢洪範相為用論

鄭樵

洪範之數有九而初一日五行五行之序一日水且鯨之所治
者水也天何以知其汨陳五行而不異洪範九疇禹之所治者
水也天何以遽錫之洪範九疇彛倫攸叙而不曰五行之何如
蓋九疇之綱領在于五行五行之綱領在于水請以禹貢明之
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為帝都在北方屬水故冀在先冀州之
水既治水生木木屬東方故次兗次青次徐皆東方也兗青徐
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屬南方故次揚次荆皆南方也揚荆之水
既治火生土土屬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

治土生金金屬西方故終之以梁雍焉今以天下之勢觀之豫
立天下之中與徐兗接境自兗徐既治之後何不先次豫而必
先次揚次荆何也蓋禹順五行相生之序如此觀禹治水之先
後五行已得其序則九疇可知故天錫之者以此鯀之治水不
依五行次第故箕子于鯀湮洪水之下先占一句汨陳五行五
行汨陳則九疇可知天之不畀以此可見禹貢洪範之書相為
用者或曰九疇之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非水木火土金也曰九疇乃天地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六成
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此乃五行相生之數生成之數其體也

相生之數其用也體用兼備此禹所以善用五行也正如大易
言天地之數五十五至于用則為五十虛一為大衍以揲著也

洪範論

廖傳

箕子之叙洪範云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天乃不畀洪範九疇
 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孔安國傳其言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
 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傳觀安國之意誠謂洪範之
 書出於天者也禹之所得乃天與之也故云洛出書神龜負文
 而出洎班固撰五行志又引劉歆之言亦云禹得洛書神龜之
 文而後知洪範傳案洪範皆人事之常而前古之達道也前古
 之達道皆出於聖人者也伏犧而前傳不可得而知也伏犧而

古詩九卷
卷三
下至於堯舜觀其事未有不法天行道以理天下使皇王之德
被於兆人而足以儀法千古則洪範者固前賢之所啓也豈得
在禹方受之於天哉若洪範之書出於洛而神龜負之以授於
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於世
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
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於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
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羲而下未有不由之
者則洛出龜負以授於禹得為可乎雖然安國劉歆班固所以
云者誠惑於箕子所謂天錫故也是亦不知天道之說也夫凡

所謂天道誠亦在於人耳順於天乃天道之與也不順於天乃
天道之不與也書云天之歷數在汝躬順道之謂也又云商罪
貫盈天命誅之不順道之謂也其洪範者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所履而凶人之所不及也鯀有凶德於天下而達道誠不可
得也故箕子云天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禹有聖德於天下之
達道固行之也故箕子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諸儒不達於此
以皇天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即謂天果祕之而不與之天乃錫
禹洪範九疇即謂天果受而與之斯實不明箕子之意也若諸
儒所論天之歷數在汝躬是必親授歷數於天也天命誅之必

親受係於天也何不然之甚乎偁以為洪範者出於前聖之心也而後之為君者苟能務蹈聖德未有不愛洪範於天者也自三五已降有道者皆受於天所以然者天下之達道天之常道也行之則受之於天矣諸儒又云洪範九疇禹次而類之又云洛書本文凡六十五字此又足恠矣雖然歆成其為能無辭乎諸儒既有洛出龜負之誼則宜其云也於此嗚呼聖人之道不得其傳誠可痛矣或曰然則洪範之篇所以錄之者箕子也以武王之問故遂以洪範之道錄而為書亦由周儀二禮皆古之達禮也周公錄之以成書耳

洪範論

曾鞏

人道莫急于養生莫大于事死莫重于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于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始于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于經者莫詳于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于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

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
邦黎民于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于其心以至于
身脩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于外也積于其家以至于天下
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于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為
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以先王之化也然以
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效上之
所為而已也養之于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
服習皆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
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為故下得而效之未

有上之所無下得而效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效者堯
之百官百官之所效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效者堯之身而導
之以效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于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
先之也然後至于五典堯從民效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
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
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
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
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
于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

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
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于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
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
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廸之以教化
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
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
也必察焉非肯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
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
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
于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于惡者久而蒙
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
有罪非肯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與式我也則是
其終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
所謂至于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
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
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

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刑四罪而已及至于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

泰誓論

歐陽修

書稱商始伐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勝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耶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

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
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
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
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皆莫可歸聞西伯
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
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
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
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于人情邪由是
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

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是
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
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
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與西伯
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
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
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
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
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

曰然則武王畢奩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奩伐
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
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作六經以為後世法
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復興與六經相亂自漢以來莫
能辯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
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周
本紀雖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後治兵於盟津至
作伯夷列傳則又載父死不葬之說皆不可為信是以吾無取焉
取信于書可矣

君牙伯冏呂刑三書論

鄭樵

夫子定書自周成康後獨存穆王作君牙伯冏呂刑三書欲知
穆王用人與其訓刑之意如是明審可知穆王之為人不墜文
武成康之風烈矣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乃曰偃王君國子民
待四方一出于仁義時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得八龍騎之西
宴王母于瑤池忘歸諸侯贊于徐庭者三十六國如退之說則
夫子所取三篇可以無傳夫乘八駿觴王母出于列禦寇謂西
極之僊人與穆王同遊以至于瑤池此特禦寇駕言以神僊人
之術大槩詭怪如此後左氏不之察因曰穆王周行天下將皆

有車轍馬跡焉妄者又作穆天子傳以廣孟浪之說此退之取以為據也退之名為信吾道排異端者也而反溺于異端不已陋乎信一怪誕之說而戾夫定書之旨致徐偃之偽名誣周王之大惡退之一碑之失萬世不能贖也今觀穆王篇其命君牙為大司徒則自謂守文武成康之遺緒其心憂危若蹈虎尾涉春冰必賴股肱心膂而為之輔翼也其命伯冏為太僕正則自謂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至有僕臣諛厥后自聖之言非惟見任君牙伯冏之得人且知其飭躬畏咎也其命呂刑以侯也則歷告以謹刑罰恤非辜雖當耆年而其心未嘗不在民

反謂之不在天下何耶使穆王作三書皆無實之言所任之人亦不當則夫子不取之也今世儒見命伯冏為太僕正則曰穆王好馬故也讀呂刑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則曰王老而荒急好游故也故列子之說傳于左氏以及于韓子信韓子之說必至此也據書曰王享國百年耄言時已老矣而猶荒度作呂刑以誥四方正知王之不忘也荒度之義與荒度土功同若果耄且荒何暇訓夏贖刑乎

金滕非古書論

王 庶

予讀書至金滕反覆詳究疑其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滕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為楹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違厲霍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夫周公面卻二公穆卜以為未可戚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此愼人佞子之所為也而謂周公然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公而然則為不知命

矣且滋後世割股醮天之俗周公元聖豈其然乎又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璧要之乎使周公而然非違道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蓋卜冊之書藏于宗廟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既曰周公別為壇墀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啟之也使周公而然則禘挾冢宰之權而不有其君者也又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周公冊書宜不在宗

廟金縢之匱即在其中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而歸凡六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之匱至今乃啟之耶即此五事反覆詳究頗疑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文古文皆有蔡氏又能曲為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固非迂論之所能奪然于心未始不致疑也故疏于篇以俟知者

禮論

蘇洵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于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已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

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獻服其心而使之有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

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者之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

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為已

拜之猶且不敢以為新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
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
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
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起坐立如
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禮論

禮論

蘓軾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盪豆簋
盞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
獻酌百拜樂作于下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
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
無疑衣服器皿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人入于其間耳
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
深思禮樂之意故其蕪耻退讓之節晬然見于面而盎然發于
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于

古論大觀 卷三 四十五
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于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倭拳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簣桴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

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錡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選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

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為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可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杜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

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于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禮論

王安石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偽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于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于天而成于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為禮者必誣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擊蹠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于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

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為之于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斷木而為之器服馬而為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于用馬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于人而後馬適于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于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馬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豈將有慢

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于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狙猿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論

李觀

或人問禮之所興自於何聖曰楊子雲謂法始於伏羲而成乎
堯今觀易繫辭其制器取象信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也禮本
之興其在三皇可知矣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咸池者黃帝之
事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祭
此亦黃帝之事也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此
亦黃帝之事也則禮樂政刑之興亦在三皇矣及夫堯舜繼禪
禹成其功成湯文武翦其禍難周公坐而修之孔子著之於冊
七十子之徒奉之以為教而後禮樂刑政之物仁義智信之用

囊括而無遺矣或曰周道其盛矣然魯諸侯也而用天子之禮樂何如曰昔者武王既崩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攝天子之位作禮樂朝諸侯而天下大定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於是封之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此蓋成王謂周公有王者之德攝王者之位輔周室致太平者周公之為也故於其死用王禮祀之以尊之焉若是則魯以此祀周公可也豈及其餘哉至其子孫遂踵而用之凡制宮廟設官職祭祀喪紀車馬服器率倣於周此則非矣周君也魯臣也人臣而用其君之禮樂何以示民

哉成王必欲其臣行天子禮樂則當賜之周公俾其身用之不須命魯公世世以此祀之也生則臣也死則鬼也鬼與人異用之非僭故知魯以此祀周公可也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曾子曰哭泣之哀衰斬之情醴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幕魯也夫布幕諸侯禮也幕天子禮也疾魯之僭故舉諸侯以示之焉隱公考仲子之宮將萬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公從之書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觀春秋之旨蓋謂僭上既久賢君能詳問而更始之故書也彼杞宋者各自為一王之後耳其祖天子禮樂異於周使

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夫魯之事假人孰甚焉或曰議者以三代之後漢唐為盛
如之何可比隆於古昔也曰漢唐其卑矣高帝起於隴畝草創
天下法制未修文景繼立齷齪守成公卿多武人而黃老刑名
之學熾於其間賈生之徒稱先聖誦仁義眊焉而不知所從也
武帝聰明特達攘袂而作聘賢良尊文學改正朔易制度有志
於先王矣然而黷兵好勝竭天下之財以事四夷延方士築宮
館以求神仙用不經之言以東封泰山禪梁父光武憂勤民事
而不務大體專求俗吏之課不師經籍而聽用圖讖之書以疑

天下耳目唐高祖凡庸之材乘運而起太宗有非常之度而殘
殺長造以取其位不能純用先王之制而因循駁雜浮屠亂法
而不知禁進士壞文而不知革易置儲貳依違不決明皇親見
禍亂心思矯正而興起老子莊周之說以害教化寵任武功注
意兵食鑾輿展狩出入不時進用女色間以讒賊以紊經紀自
此數君其餘蓋不足數矣曰封泰山禪梁父前世之大典也而
吾子以為不經之言何如曰所謂經者二帝三王之事而孔子
述之者也六籍是矣而封禪之文安在哉獨司馬遷封禪書稱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

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於是引尚書舜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似以此為封禪事斯禮也蓋繫巡狩矣天子巡狩至
于方岳祭天告至爰及名山大川皆以其秩望祭之乃事鬼神
之常道非封禪之謂也且舜自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孔氏謂
上日朔日也後至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於群后
孔氏謂盡以正月中日日見四岳及九州牧監還其瑞歲二月
東巡狩至于岱宗孔氏謂既班瑞之明月乃順春東巡至於岱
宗若是則舜攝帝位纔朞月耳德未必遽洽於人也功未必遽
齊於世也符瑞之見未必如此之速也况又未肯即帝位則將

何辭以封禪哉五載一巡狩巡狩而封禪則舜之在位凡幾年
凡幾封禪其禮儀必有可采何以不廣記之乃獨言柴而已乎
封禪之禮固不止於柴也夫摯見生死之物蓋其微者猶列之
于後矧封禪之盛乃得畧之乎其不然必矣又稱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
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曰無懷氏曰伏羲曰神農曰炎
帝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曰禹曰湯曰周成王夷吾
此言亦無所證孔子修六經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豈前世有封
禪之言管氏聞之而孔子不得聞乎雖誠有之孔子削而不書

是亦不足取也子必謂稱古帝王封禪者皆妄也未知此說根
於何時至秦始皇遂舉而行之逮孝武即位又議封禪事齊人
公孫卿稱其師申公書曰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封又稱
由公之言曰漢主亦得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孝武後乃登封
無風雨災於是自喜幸庶幾遇神仙矣吁可怪哉文中子曰封
禪非古也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是誠知言矣或曰子謂
漢唐數君訛雜之如此然其所以闡基緒致昇平者何也曰其
始皆能求輔佐納諫諍夙興夜寐以安天下濟生人為意此其
所以興也及其後世則放逐忠良昵近邪僻或婦人用事或外

戚專政或宦豎竊命官爵授於匪人貨財散於無用兵革疲於
不急荒淫怠慢厭棄民物皇天震怒奸雄並起而海內土崩矣
嗚呼漢唐之盛猶不足觀漢唐之衰萬世之鑑也

禮以養人為本論

蘓軾

○

三代之衰至于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樂墜則初與咨嗟發憤而卒于無成者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于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之所以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于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為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為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為禮者聖人之所以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于繁文而拘于小說有毫毛之差

則終以為不可論明堂者惑于考功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于鄭氏王肅之學紛紜交錯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比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于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為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臣篤父子形孝悌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反禮廢而不修則君臣不嚴父子不篤孝悌不形仁義不顯及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于仲舒而至于劉向悼禮樂之不振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

過或至炮傷然有司謂定法令削則削筆則筆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于殺人而不敢于養人也而范曄以為樂非變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蘓而法令亟易而至于禮獨何難歟夫刑者末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為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為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大患然皆難之而不為悍藥毒石以摠去其疾則皆為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通之禮樂之興庶乎有日矣

禮以情為本論

鄭樵

禮本於人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雖未有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冠婚之禮以萌乎其中不能無交際之情則鄉射之禮已萌乎其中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喪祭之禮已萌乎其中自是已還日趨於文燔黍捭豚足以盡相愛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于籩豆鼎俎徐行後長足以盡相敬之禮矣必以為未足積而至于賓主百拜其文非不盛也然即其真情而觀之則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相愛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相親之密也大抵禮有本有文情者其本

也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記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裸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即其本而觀之日用三牲可以為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為養襲冒絞紵可以為塋歛手足形亦可以為塋庭實旅百可以為享艷葉兔首亦可以為享區々之文不患其不該也有其本而無其文尚可以義起有其文而無其本則併與文俱廢矣何謂禮本情而已

學至乎禮而止論

陳傳良

學者不患其不及而患其過不貴其博而貴其有所歸蓋人之情易于好高而天下之道每病于無所紀極也以好高之情而從事于無所紀極之道縱而學焉則多多則雜雜則蕩蕩則莫知歸首嗚呼此聖人所為制夫禮以立之中所以約學者而歸之也凡天下之道至于禮而中越禮而為道皆蕩也故夫學貴止于禮非止于禮止于中也中道而止舉萬變無能以易之君子以為如是足矣故曰學至乎禮而止荀卿誠知言哉今夫學者常病乎道之難至也嗟夫非道之難至也而難于至禮也夫

禮不足以盡道而至之難于道何也道無定形而禮有常守天下之情安于自放而難于自檢故皆樂乎趨道之名以自肆于形器之外至于裁之以禮而限之以中則有勞而不堪焉者故曰禮者所以強世中庸之道小人或以之而無忌憚至于道者非難至于禮者誠難也夫惟人情喜自便于無方之道故所行恣于歆慕而所守移于遷染為智也而鑿為勇也而亂為信也而賊為仁也而兼愛為義也而為戒為直也而証父為廉也而離毋徃徃逐道之名以取高于世誘于所長而不知自反雖賢者有所不覺是故參也過戚由也過勇子貢贖人不受金以為

高而晏子豚肩不掩豆以為索嗚呼是非其不能學禮也學而不至于禮則多聞適以為泛力行適以為僻作之愈峻適以為孤造之愈深適以為恠其蕩而不中也亦甚矣聖人懼其蕩而無所底止也故為禮以約之俾天下之學者于禮乎求中焉蓋道至于中而定一定于禮截然有不敢越者不敢以貪為言懼其侈而泛也不敢以固為言懼其迂而僻也不敢以傲為言懼其卓鷲而孤也不敢以夸為言懼其猖獗而恠也學而至于此其止也亦固矣是故洪範命之曰極中庸命之曰誠大學命之曰止而荀卿以禮實之嗚呼盡之矣昔者聖人之作六經所以

誨學者不詳于言道而詳于言禮蓋世之中人教之以禮猶可
以弗畔教之以道則雖豪傑之士或失之凡人于學有所縱必
有所溺聖人固憂之也莊老之書非深于學者不至也然名教
之中無取焉何哉形道太高而絕禮太甚也昔子夏之門人所
學者皆洒掃應對之禮子游非之以為非道之本也子夏曰君
子之道孰先而可傳孰後而可倦示之以洒掃應對之禮使之
居焉而安習焉而察則其道也有守而不蕩不先定其所守而
大言以欺之者誣也嗚呼莊老之教人其近于子夏之所謂誣者
哉深明乎此然後知夫子從心之學猶不踰矩皆其中禮之至
回也其心三月不處仁亦以約禮得之

